

河北曲藝叢書

拖拉機說話

鼓詞



河北人民出版社

拖拉機說話

郭沫若

科學出版社

拖 拉 機 說 話

王 傑 等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

書號：399 13,209字 11頁

31×43 32開 印張： $\frac{3}{4}$

拖 拉 機 說 話

王 傑 等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1955年3月第一版 定價九分

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

1—1,700冊

20

目 錄

拖拉機說話.....	一
王振銘動員父親賣餘糧.....	八
事實教育了韓老權.....	一四

拖拉機說話（快板）

王傑

1

未曾說話我先敬禮，
今天跟各位把話提；
因為過去見面少，
對我可能不熟悉，
我先把自已來介紹，
自家人不必多客氣。
我的名字叫「拖拉機」，
生在拖拉機工廠裡。
我生來就是愛勞動，
和咱莊稼人對脾氣。
我們弟兄有大小，
外表樣式也不一，
輪胎式的像汽車，
有的跟坦克差不離。

前邊長有「兩隻眼」，
晚上一樣看東西；
身上有間小鐵屋，
開關座位擺列齊，
拖拉機手裡邊坐，
日晒雨淋都沒關係。
日曬雨淋都沒關係。
開開電門我就走，
叫我往東不往西，
回頭拐彎我都聽話，
不跟主人鬧脾氣。
唉！俺弟兄大小雖不一樣，
生來個個有力氣，
小的能頂幾匹馬，
大的有一百多馬力。

我的本事是拉東西。

像火車頭能拉火車皮。

看樣子我好像有點笨，

莊稼活可都幹一氣；

掛上犁鏵把地耕，

掛上耙蓋能耙地。

掛上播種機會播種，

要軋地掛上鎮壓器，

掛上鋤草機會鋤草，

施肥掛上施肥機，

掛上收割機會收割，

還能把莊稼拉到家裡去。

要是掛上聯合收割機，

收割、打場、揚場都代替。

前邊刀片把莊稼割，

耨耨吐到後頭去。

打淨的耨耨堆成堆，

揚淨的糧食裝袋裡，

花生土豆也能刨，

只要掛上那機器。

要給我掛上一根皮帶，

還能帶動打穀機，

鋤草軋花都能做，

磨麵氣死大叫驢。

要有重物我能舉，

還能帶動抽水機，

要有土堆妨碍事；

我能推出幾里地。

這些活計全能做，

都放的下來拿的起，

唉！光會作活還不算，

又好又快又省力。

一部中型的拖拉機，

帶着一個五鏵犁，

十個鐘頭算一工，
 能耕一百多畝地；
 作活的快勁不多表，
 質量咱也數第一。
 要深能耕一尺多，
 要淺也能劃破皮；
 想把表土翻下去，
 我做起來很容易；
 要想保墒秋耕好，
 第二年不用翻二犁；
 施底肥要想往下扣，
 雨大保準冲不了去。
 說起播種來那更快，
 一會就是幾百畝地。
 來回一趟幾丈寬，
 寬窄一致苗兒齊，
 能耨深來也能淺，

要密能密要稀能稀。
 要把機器一改造，
 還能播耨安富的。
 一村有上幾十頃地，
 我們幾個力量有富餘。
 我們弟兄要一去，
 是耕、是耩、是鋤、是耨、是收是打，
 再不用你趕看毛驢乾着急！
 唉！這都是從表面看，
 根本問題不在這裡！
 白：（不在這裡在那裡？）
 衆老鄉，我接看談：
 根本問題在多增產，
 如果讓我來耕種，
 長出莊稼你準喜歡。
 這個蘇聯有經驗，
 說倆數字大家看，

一畝棒子收兩千多，棉花能收一千二三，小麥收到一千八，平常山藥都上萬。各位請你想一想，我可實在不簡單。因為我的本事大，各位都把我來盼，希望建立拖拉機站，願我幫助去增產。為了滿足這要求，政府派我們到鄉間。去年冬天去饒陽，五公鄉裡把家安。那裡辦社辦的早，社的土地連成片。白：（我們說去吧，夠條件啦！）

就到那裡把站建，白：（我們一進村）喝！老鄉們可都樂翻天。他們說：今天盼來明天盼，這回可算親眼見，用用鐵牛種地吧，社會主義就要實現。也有的看我樣子笨，認為作活不定沾。我們說，這好辦，開出馬上作試驗，這一試驗不要緊，大家嘴都合不嚴。一會耕地十多畝，又直又平真好看，一下耕了一尺來深，

多年的草根臉朝天，上邊的沙土翻下去，底下的好土到上邊；大家拍手來稱讚，說：「這傢伙就是不簡單。深耕一寸還頂層糞，這樣那能不多增產！」事實果然是這樣，今年的收成很明顯，七月十五來檢查，機耕畜耕不一样：我耕的地地軟發苗棉棵旺，畜耕的地，扎不下根去光打蒿。我耕的地每棵果枝有八個，畜耕地長七個的都有限。因為機耕耕的深，雜草生長有困難。

雖然機耕是頭一年，今年就能多增產，別的技术要再跟上，大量增產理當然，農業增產還不算，副業跟着也發展。社裡騰出了人、畜力，打井種樹修田園，養豬積肥多加工，副業收入要增添。老鄉的腦筋也大變，思想進步爭向前，學文化來學技術，特別樂壞了男女青年。成立了農業技術學校，都想當個駕駛員；沒入社的入了社，

落後點的也靠了前。

鄰村老鄉這一見，

也都跟着紅了眼，

紛紛組織合作社，

合作運動大發展，

各社亂請我耕地，

紛紛來到我們站。

白：（我們去了那個好勁啊）

一時半會說不完。

有的老鄉可能說，

你們心眼兒有點偏，

能到他村去建站，

為什麼不來幫幫俺？

叫老鄉，聽我談，

我們的心眼可不偏。

各位老鄉一樣親，

願幫大家都增產。

大家用小牛來耕種，

我們心裡很麻煩。

我們想：

讓我們前去幫一把，

一會頂你們幹幾天。

我們願意去幫忙，

可惜眼前還有困難。

主要困難有兩點：

一是我們弟兄還有限，

還沒法各地都建站。

要想造我得建工廠，

重工業就得先發展；

二是農業太分散，

我去耕作不方便，

一畝、八分一塊地，

我沒法活動受局限，

五公的地塊不算小啦！

可我的力量還難施展。

要想用我也不難，

需要大家努力幹，

首先努力多增產，

按國家計劃把事辦，

賣棉賣糧賣油料，

節約消費多增產。

支援國家大建設，

使重工業快發展。

多產鋼鐵多蓋工廠，

製造我就有條件。

國家走向工業化，

把我多多來出產；

二是積極參加社，

大家集體搞生產。

土地統一來耕種，

小塊地變成大塊田，

農業生產集體化，

我們到處把家安。

到那時，我們弟兄遍地跑，

耕耩鋤耨都歸俺。

那時產量大增加，

大家生活更改善，

農村跟城市一個樣，

電燈電話到處安，

你我都過好生活，

沒事我帶你逛公園。

你說這樣夠多好，

爭取早到這一天。

希望各位努力幹，

社會主義已不遠，

再見吧老鄉們，

再見再見，以後多談！

王振銘動員父親賣餘糧（唱詞）

閻翰儒

總路線指出了前進方向，
社會主義前途萬丈光芒，
全國人民個個歡欣鼓舞，
為國家工業化貢獻力量。
新年新春到處是新氣象，
勝利的歌聲迎風飄揚，
慶賀春節我來把新人新事唱，
表一表王振銘動員父親賣餘糧：
王振銘工作在龍烟鐵礦，
西部釐子組裡把工人當。
小伙子今年二十一歲，
身強力壯幹活有力量，
生產積極勞動態度好，
職工們提起他人都誇獎。

這一天是星期日，天還沒有亮，
明月高掛天空照的亮堂堂，
這時候，別人睡的正得勁，
獨有他睡不着覺穿好衣裳。
要問他睡不好為了什麼？
心裡想着昨夜思想的事一樁：
爹是個莊稼漢，生產挺能幹，
雖已有五十多歲，身子骨還挺硬朗。
自從土改分了土地，
參加了互助組幹活更要強，
由於他早起晚睡多辛苦，
年年都富裕個千八百斤糧。
一家人勤勞生產光景過得好，
豐衣足食一年比着一年強，

解放前半張破蓆苦不住炕，
現如今嶄新的被褥好幾床。

比起那挨餓受凍的舊社會，

如今好像上了「天堂」。

他老人家嘴直心快，性情很直爽，

就是脾氣有些固執，個性有點強。

遇事如要不遂他心意，

三句話說不好就會跟人僵。

我今天回去，靈活着把話講，

耐心地動員他賣了餘糧。

他一邊想着一邊把衣服穿好，

草草的收拾了被褥就下了床。

走出了宿舍天還沒有亮，

月光兒照得亮堂堂。

他踏着月色順着大路走，

四周圍靜悄悄路也顯的長。

數九寒天小雪剛下過，

西北風吹來着實有點涼。
他一邊趕路一邊想，

總路綫好像燈塔一個樣，

全國人民在它的照耀下，

為建設祖國貢獻力量。

工人階級的責任十分重大，

工業化的光榮任務我們擔當！

不斷地提高技術，把先進經驗來推廣，

保證安全無事故，提高質量。

開展增產節約多創造財富，

為國家積累資金，多建新廠房，

農民要組織起來發展生產，

支援國家建設，出賣光榮糧。

工農聯盟合力把國建，

新中國日益繁榮和富強。

蘇聯就是咱們的好榜樣，

走社會主義道路人人有福享！

他邊走邊想加快脚步，

楊家營村不遠在前方。

走進了村子天已亮，

東方升起了紅太陽，

縷縷的炊煙繚繞在屋頂上，

小學生們上學鬧鬧嚷嚷。

他心想：爹可能正在把院子掃，

娘一定在屋裡燒水做飯忙。

想到這裡脚步更放快，

不一會到了家門旁。

一進門，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樣，

爹躺在被窩裡還沒有起床。

他忙問：「爹怎麼了，為什麼這個樣？」

是不是傷風感冒着了涼！」

他說着斜坐在了炕沿上，

心裡琢磨不清是啥名堂。

老頭子睜眼一見振銘在炕上坐，

坐起來拉過棉襖披在身上。

振銘說：「往日您起早睡晚精神爽，

今天為什麼這時才起床？」

老頭子慢騰騰地答了話：

「唉！這幾日心裡有點悶的慌！

前天村子裡開大會，

支書動員大家賣餘糧，

他說：『有餘糧要賣給合作社，

不要存在家裡，更不要賣給私商。』

賣餘糧的好處他說了不老少，

還說什麼總路綫給咱們指出了方向。

我聽了報告，心裡老這樣想：

早賣不如晚賣，存錢不如存着糧。

賣時候，自然要賣給合作社，

去年咱的糧食也沒有賣給私商，

眼下不短錢，也不欠別人的賬，

為什麼早早的賣了餘糧？」

他說着拿起了旱煙袋，抽着了旱煙不再開腔。

振銘明白了其中意，

不慌不忙的開了腔：

「爹！咱存着糧作什麼用？

扎里扎巴的佔地方，

蟲子咬來老鼠盜，

越放着咱們越『背傷』！

賣給國家換成人民幣，

當下不用存在銀行。

購買成農具和肥料，

擴大生產還能多打糧。

您別再想着明春糧價漲，

過去的情況和今天可不一樣。

從前所以糧價不穩定，

是因為有投機倒把的糧食奸商。

今後糧食由國家掌握起，

取締了奸商，糧價平穩有保障。

再說咱們不能盼糧漲價，

糧食漲了價百貨跟着漲。

物價波動對咱有害，

只有那少數奸商才沾光！」

老頭子低頭抽煙沒答話，

振銘接着又往下講：

「幸福的日子要靠工業化，

蘇聯就是咱們的好榜樣。

農業生產機械化，

拖拉機種地多打糧，

肥田粉上地勁頭大，

化學藥品殺蟲一掃光。

到那時，生活過得才更美好，

比起現在要百倍強。

農村的面貌也要大變樣，

安上了電燈蓋樓房。

美好的社會主義要我們創造，
只有大家努力，才能過上好時光。

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

農民必須踴躍賣餘糧！

你看：

這裡開礦山，那裡建工廠，

為培養人才到處辦學堂；

機關幹部為咱們把事辦，

志願軍在朝鮮保國衛家鄉。

這些工人、學生、幹部和軍隊，

那個人每天都離不了食糧。

全靠着國家去供給，

因此上，才向農民收購餘糧。

國家掌握了糧食保證工業化，

咱們大力支援才理應當！

老頭子皺着眉頭把話講：

「唉！支援國家工業化確實理應當！

只因為咱家餘糧沒多少，

賣了它，我怕明年鬧災荒。

你八歲那年咱莊稼遭電打，

青黃不接缺了糧。

存糧的人家頓頓吃飽飯，

咱只有投親奔友借點糧，

野菜糊糊全家難得飽，

無奈何，讓你給地主去放羊。

受盡了折磨受盡了苦，

只餓得骨瘦如柴臉焦黃。

過去的痛苦我算受夠！

咱這點餘糧還是放在身旁。」

振銘說：「如今的世道和從前不一樣，

共產黨時時刻刻為咱們出主張。

『五一』年咱區普遍遭荒旱，

政府從東北運來救災糧；

很快的發到了災民手，